

在日本人家中習禮

林也



數年前一家人到大阪出席日本友人女兒的婚禮。我們住在他的家裏，體驗日本家庭生活是怎樣過的，當真經歷了一些趣事。

先說說沖涼吧，在外面逛了一天，回到友人家中，準備沖一個好涼。大家都知道日本家庭是浸浴的，卻不知道那一盆浴水，是全家人浸用一晚的。我們按自己的習慣，一個浸完，放走全部水，另一個進去，再開一盆，用畢然後再放走，這是理所當然。輪到友人的家人進去，發現水沒有了，出來微笑告訴我，他們的習慣，第一個沖涼完畢，留着浴盆的水，只撇起浮在水面上的那層泡沫和雜質，同一盆水留下給第二個人浸浴，直到最後一個人浸完才會放水。日本人的節儉習慣真令人吃驚。友人一家看我們那尷尬樣子，全屋哄堂大笑。

再說婚禮的教堂，令我們疑幻疑真。友人女兒婚禮舉行當日。我們一早去到婚禮現場，那是一座西式天主教堂。晨光打在潔白得難以置信的外牆，一格格又紅又綠又黃又紫的玻璃窗，反射出神聖的光芒。我們深信無疑，這是一座叫人喜歡的教堂。

車隊沿着馬路緩緩駛至，剛好鐘聲徐徐的響起。新娘小心翼翼的下車，雪白的婚紗，春風的笑容。她拖着友人的手，二人對望一笑。教堂木門敞開，音樂奏起，所有人站立。人們滿面祝福

的笑容，看着二人一步一步，邁向教堂的中央。在那裏神父手持深棕色的十字架。音樂停止，他們走到神父面前，友人放手，新郎在那裏已經準備好了。神父說了一些沒有人在乎的說話，最後一句，你們可以親吻對方。新郎新娘含情對望，她一笑，他一笑，接着伸出脖子，向她的面上去，唇唇緊貼，那是一個夢的成真。

到了眼前溫暖的情景，才想起友人說過，不是基督教徒，不能容許教堂舉行婚禮。年輕一代的日本人，把進入教堂舉行婚禮當作人生夢想，當地人會建造一座仿教堂，就像片場的布景，那只是做戲。神父是假的，教堂只是場景，婚禮也不是正式婚禮。真正的婚禮，安排在晚上，按照十足的日式傳統儀式來辦，我們當天參加的西式行教堂儀式，是一場夢幻婚禮，實現新娘的夢想。這種「婚禮」服務，在日本流行。

晚上回到現實婚禮，一對新人穿着傳統日本和服，婚宴布置色調以素色為主，沒有中國傳統婚禮大紅大紫色彩，這是他們的習俗，來賓男士需黑西裝，女士們淡色西服，我特意看一遍，果然沒有穿紅衫的。新人遵循傳統日式婚宴儀式，恭恭敬敬接受長輩祝福，我們跟隨奉上「利是」，以日本習俗在「利是」封後寫上送禮人和金額，這一切與中國習俗大不同。這天在大阪真是過了開心難忘的日本西方婚禮。

巴黎的遊樂場

小雪



在巴黎，除了每個街口都能看到的麵包店、花店和藥妝店，最常見到的便是小孩的遊樂場了。儘管巴黎的地真是尺寸寸金，但在兒童設施這方面，政府卻毫不吝嗇。在居民密集的區域，五百米以內，一定會有一兩個兒童遊樂場；每一個公園裏，都一定會有供兒童玩耍的場所；而旋轉木馬這種大人小孩都喜愛的遊樂項目，更是隨處可見。

散落在街道之間的巴黎遊樂場，有的大一點，裏面會分兩三歲小孩玩的區域和四到六歲小孩的滑梯或是攀爬設施，還有翹翹板，彈簧動物坐騎，或者還有一個沙坑可以讓小朋友玩沙。有的小一點，也許就是一組可以供小孩爬上爬下的滑梯組合，再加上一兩個小小的動物雕塑。在遊樂場的周邊，都會有一些長的靠椅，大人們便可以坐下來。

每逢周末天氣好的時候，我便喜歡帶着女兒穿過著名的老街Rue Mouffetard走到附近的盧森堡公園。女兒在古老的石板路上蹦蹦跳跳，哼着歌，無憂無慮，滿心歡喜。

盧森堡公園裏有一個很大的兒童遊樂場，裏面有七八個滑梯和攀爬的組合遊戲設施，最小的可供剛學步的小孩玩耍，最高的可以讓八九歲的

小孩都玩得尖叫。中央區域那個五六米高的繩網攀爬塔更是大小孩的最愛，那上面隨時都有至少五六個孩子在努力「登頂」。

在邊上一點的區域，有一組我說不上來名字的遊樂項目。在一根鐵製的軌道上，掛着一根很粗的繩網，每根繩網下方有一個被穿過中心平掛着的橡皮圓盤。孩子們爬上一個像是月台的平台，抓住一根繩網，用力往前一跳，並順勢把腳踩在橡皮圓盤上，或者，小一點的孩子乾脆坐到這個圓盤上。於是，這根載着小孩的繩網便順着略微有點坡度的軌道靠慣性往前滑走，到軌道的轉彎處，孩子們隨着慣性往外劃出一道道弧形，就像被颶風的降落傘。這是孩子們最喜愛的部分了，彷彿是同時在盪鞦韆和滑滑梯。

軌道彎上幾個彎，便回到出發時的月台區域。「到站」之前，軌道已經降低到小孩腳可以夠着的地面，他們便自行「着陸」，讓繩網和橡皮圓盤繼續往前滑回到起點。等候在月台起點的孩子們又迫不及待地抓住滑過來的繩網，把它拉上起點的較高處，開始他們的新一輪遊戲。而剛剛結束上一輪遊戲的孩子們，掛着滿臉的激動，又跑到長隊的最後去排隊等候再次輪到自己。站在長長的行列裏，孩子們充滿喜悅和期待盼望的神情，實在惹人愛憐！

我坐在長椅上，享受地看着歡天喜地跑來跑

去的孩子們。有意思的是，在這裏叫得喊得最大聲的，瘋狂奔跑的，大多是穿着裙子的女孩。男孩們反而看上去要鎮定穩重得多，酷酷的爬上滑梯，向下滑時很享受的抬起頭感受快速下降時短暫的微風。

在這裏陪伴孩子的大人們，臉上都不由自主的洋溢着輕鬆和喜悅。或許，遊樂場不僅僅是為孩子而建。尤其，在巴黎。



▲巴黎街角遊樂場裏的旋轉木馬 作者供圖

「飛人」王毅

延靜



每次從電視上看到王毅外長的畫面，總是為他過於繁忙的工作感嘆不已。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他要陪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訪，他也要陪同。他在北京，還要會見各國來訪的外長，與他們舉行會談，陪同領導人會見。他還要飛赴世界各地，進行訪問或參加重要國際會議。王毅異常繁忙，一會出現在國內，一會又出現在國外某個地方，以致媒體稱他為「飛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認識了王毅。當時他是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的一名年輕人，剛入部不久，相貌堂堂、衣着整齊、身板挺拔。據說他曾是東北知青，歷練多年，回京後考入外語學院，學習日語，畢業後來亞洲司，勤奮刻苦，手不釋卷。胡耀邦總書記訪問日本，王毅起草的一篇講話稿，受到領導的讚許，他也因此出了點名氣。王毅好學上進，沒過幾年，就升任處長。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作為亞洲司領導，負責對日工作，前後幾次訪問日本。記得一九九一年初，我去日本訪問，因父親患病臥床，一直心有不安。那時打國際長途很貴，更沒有手機好聯繫。最後一天到使館匯報時見到王毅

，他當時在使館當參贊。他安慰我不要着急，並幫我掛通北京家裏的電話，詢問父親的情況，使我稍許安心下來。

一九九六年，中國駐東北亞國家使節在東京開片會，討論地區形勢及其走向，我在韓國任職，也前往參加。唐家璇副外長主持這次會議，亞洲司司長王毅也參加。每天會議結束很晚，但王毅堅持召集有關人員進行總結。王毅的作風是雷厲風行，他率團或隨團出訪，當天行程結束後，總是由他牽頭，連夜作出小結，報告國內，決不耽誤。

一九九九年，王毅升任外交部部長助理，主管部裏多個司的業務，其中包括亞洲事務。我已回國退休，很少能見到他，但每年年終，亞洲司退休人員聚會，他都很關心，只要時間許可，都與大家見面，並作國際形勢報告。一聽便知，他深諳國際形勢，並頗有研究，所言立論深刻，見地獨特，每聽一次都受啓發不少。

二〇〇一年，王毅出任外交部副部長，當年他只有四十八歲，是多位副部長中最年輕的一位。但兩年後，王毅就出任中國駐日本大使，當時正值日本首相小泉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係遇到嚴重障礙。王毅上任後，維持與日本官方不多的交往，同時又獨闢蹊徑，通過多年積累的民間關係，着力開展民間外交，記

憶中甚至使館周邊的友好人士都請到使館，耐心做好疏導工作，為中日關係的轉圜預作了準備。

二〇〇七年，王毅結束在日本的任期回國，繼續擔任副外長。但二〇〇八年，出人意料，王毅被調任國務院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大家知道後多少感到惋惜。不過他很快熟悉對台事務，任職五年，工作相當出色。王毅卸任後在一次酒會上說，五年中他結交了不少台灣朋友，也為五年來兩岸關係平穩發展感到高興，唯一遺憾的是，他沒有機會去台灣看看。他祝願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繼續下去，造福兩岸人民。

二〇一三年，王毅又回到外交部，出任外交部長，這也是眾望所歸。當年他六十歲，正是人生壯年，也是人生閱歷和才華得以發出光彩之時。三年多來，他忘我工作。白天時間被會見和陪見佔去，晚上工作到深夜，批閱請示和審讀、修改文件，據說每天只睡五、六個小時。在繁忙的日程中，他也不忘外交部的離退休人員，每年年終，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時間，為他們作一次國際形勢報告，開頭總是稱「老前輩，老領導，你們好」。記得有一次是年末最後一天才作報告，他上來就向大家致歉，並說「沒法再拖了，明天就是新年了」，引得全場大笑，笑中也為他的繁忙日程所嘆服。

王毅投身外交，從年輕時一路走來，直至擔任外長，既有他的先天才智，但更重要的是他後天的勤奮和努力。季羨林先生曾說過：「一個人的成功，雖靠先天條件，但更重要的是靠後天的刻苦努力。」王毅的成功也不例外。傳聞王毅與周總理有什麼關係，完全是一種臆測，因為他沒有趕上周總理主持外交的年代。如果勉強說有一點什麼關係的話，那就是他的岳父曾經擔任過周總理的外事秘書。當然也不諱言，王毅自少年時代起就十分敬仰周總理，投身外交事業之後更是以周總理為榜樣，如果說他的舉止、言談、儀表，他的沉着帥氣，有幾分與他心中崇拜的偶像相似，或許就是這個原因。

「飛人」王毅的外交故事，一言難盡，這裏所述，僅限個人了解，掛一漏萬，但從一個側面可清楚看到一個人的成長路徑。願王毅為中國外交做更多事情。



▲日前，外長王毅（右）與候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會談 外交部資料圖片



▲我國現任外交部部長王毅 作者供圖

明代廉政詩

嚴陽



可以這樣說，沒有哪個朝代不反腐的，雖然其反腐的目的或許僅僅是為了某個姓氏或者說家族打下的江山能夠永續存在；另一方面，在很多朝代，也都有清官、好官，但是，清官和好官畢竟十分難得，所以，人們也就牢牢記住了諸如海瑞、況鐘、于謙等人。而在清官與好官當中，他們中的不少人是有一定墨水的，因此也就留下了一些膾炙人口的廉政詩。

這裏要說的兩首廉政詩，其一相傳就是明朝兵部尚書于謙的：「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朝去，免得闖闖話短長。（明 都穆《都公談纂》）」

這裏所說的手帕、蘑菇、線香，顯然屬於某些地方的特產，未必是很值錢但很有地方特色的土產；是一些官員當做人情往來贈予他人的。在于謙的眼中，這些東西本來都應該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它們十分尋常而不值一提。但是，假如這些東西被作為人情往來贈予他人，那麼，其性質也就變了，變成賄賂之物、貪腐之物了。而這樣的「習慣」一旦成為「自然」，那麼，腐敗與蛻變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受到朝廷與法律的追究與懲罰也是必然的。如此這般，是不是當事人就有可能遭殃？反之，兩袖清風、清白做官，那麼，便可以杜絕民間的種種非議，也落得個天地寬闊。

在歷史上，于謙的廉潔是非常有名的。而這首詩我們或許就可以把它看做是他的廉政宣言。

還是在明朝，有一個名氣未必有于謙這麼大，但無疑也應該歸在清官之列的政府官員，他的名字叫吳訥，吳訥曾經擔任御史。一次他出巡貴州返京，照例他應該對有關部門的官員工作中的得失加以評判。有人暗中將黃金追送給他——顯然其目的是為了讓他的工作點「讚」。但吳訥根本沒有啓封，只是題寫了一首

詩在封識上面：「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私臟並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這首詩的前兩句，寫的是作者巡撫地方結束後返京需要乘舟東行，於是他利用雙關的手法在詩中表明，這趟旅行很不簡單，需要經歷個人仕途上的「險灘」——亦即通過「廉政關」。而後兩句則表明了作者鮮明的態度：拒絕他人饋贈的私臟與土產，寧可將它們棄置於碧波之中。

無論是于謙還是吳訥，恐怕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是，他們都是封建時代相當罕見的清官與廉吏。而他們之所以能夠高舉廉政大旗，拒腐蝕永不沾，我以為原因無非這樣兩個：一是即便是封建王朝，也有一整套較為嚴格的甚至於是十分嚴格的懲戒措施，讓人不敢貪——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經以「剝皮囊草」之法試圖對於政府官員形成巨大的威懾，一段時間裏也會確實有效；另一方面，儒家的崇尚「禮樂」、提倡「忠恕」，主張「德治」與「仁政」，對於官員的道德自律，也具有相當的積極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成千上萬的各級政府官員中，出現若干如于謙、吳訥一樣的廉政建設的模範並不奇怪。

但是，讓人十分遺憾的是，在明代，乃至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像于謙、吳訥這樣的廉政模範還是太少太少了。或者說，之所以這些王朝的開國皇帝沒有一個不希望他們打下的江山能夠代代相傳直至永久的，但是，最終這些封建王朝無一不因為腐敗猖獗、民心喪失、江山易主而告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貪官污吏如飛蛾一樣前仆後繼，不斷蠶食和動搖着江山的根基，直到最後江山的轟然垮塌。于謙與吳訥的廉政詩，因此可以說除表明他們個人的心跡之外，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而這樣的事實的啓示意義在於，廉政教育固然不可缺少，但根本的辦法大概還是應該積極尋求治本之策，也就是怎麼做才能從體制、機制上讓人不只是不敢貪，而且不能貪腐。

魯迅求學時的困窘

陸琴華



一八九八年，十七歲的魯迅離開家鄉鄉興，到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即後來的南京路礦學堂求學。這所學校是清廷的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號稱「格物致知」。魯迅一來到這所學校猶如一條魚兒遨遊在書籍的海洋裏。案頭、床頭，甚至包裹都是書。

「青枝綠葉果兒長，辛辣甘甜任人嘗。紅裝雖艱性剛直，亭亭玉立鬥豔陽。」其間，也就是直到一九〇二年初魯迅從南京路礦學堂畢業，有一樣東西——辣椒卻也成了魯迅隨身攜帶的物品。

這還得從頭說起。魯迅自從到南京路礦學堂學習，一直非常刻苦，常常第一個進班，又是最後一個離開，學習成績直線上升，到了學期末了，學校獎一枚金質獎章給魯迅。魯迅高興之餘，就拿著那枚金質獎章來到南京鼓樓街頭，把獎章賣掉了，魯迅把賣獎章得來的錢除了買了幾本

書以外，還買了一串紅辣椒。一次，魯迅正在溫習功課，一股冷風從門縫拂面而來，魯迅不禁打顫，頓感渾身如披了涼水一般，原來那個時候已經進入冬季了。魯迅受不了冬天的寒冷，咬緊牙關，就從那紅辣椒串上擰下一隻辣椒。別看那隻辣椒紅紅的，猶如一團火焰，可是魯迅感覺不到一點兒溫暖。辣椒味辛，性熱。吃了能散寒燥濕，讓人發汗。魯迅深知這一點，就一口將那隻辣椒送進嘴裏大嚼特嚼起來。一隻辣椒下肚了，魯迅還感覺不到身上熱，就又從那辣椒串上再擰下幾隻辣椒送進嘴裏大嚼特嚼。幾隻辣椒下肚，魯迅被辣得嘴巴生疼，眼冒金星。可是渾身熱乎乎的，甚至額上也出了許多汗，不再感到冬天的寒冷了。

魯迅父親周伯宜讀書到秀才，可是參加科舉考試卻一直榜上無名，未能實現讀書走仕途的願望。無奈之下，在清廷為官的祖父周福清就拉關係走後門，疏通官場，讓周伯宜在考場作弊。誰知東窗事發，魯迅父親周伯宜當場被捉，要被官府定為死刑。為了保住父親的性命，家人只好向官府層層送禮，父親才由過去的死刑改為「監候

斬」，這跟今天的死緩懲罰沒什麼兩樣，弄不好，每年行刑的時候魯迅父親仍有被官府砍頭的危險。家人只好變賣家產，源源不斷地賄賂官員，時間長達六七年。再加上父親周伯宜臥病不起，日子捉襟見肘，入不敷出。這個曾經由過去小康的家從此陷入低谷。

魯迅到南京路礦學堂讀書還是由母親變賣首飾換得八塊銀元作為路費才圓了他南京的求學夢。儘管這所學校當時免去求學者學費膳費，每月還有少量津貼，可是這仍然不能讓魯迅擺脫困境。沒有餘錢添置衣服，到了寒冷的冬天只能穿著夾褲，這種褲子是穿在腰部以下的一種衣服，一般沒有褲腿。至於搭在兩肩上，棉袍也是舊得不得了，甚至兩個肩部上的棉花都脫落掉了。

魯迅受不了南京冬天的寒冷，只好吃辣椒來禦寒。雖然辣椒有驅寒的功能，也得適可而止。魯迅吃辣椒成了嗜好，以至於損害了他的健康——患了胃病，成為畢生之累，所以魯迅的同鄉好友許壽裳說：「我常見他把腹部頂住方桌的角上而身伏在桌上，這可想見他胃痛的厲害呀！」